

蘆花飄處 是故鄉

文/梁紅星

在老家的堂屋旁邊，有一個池塘，因其狀呈三角形，村里的人們便叫它“三尖塘”。好象沒人知道在“三尖塘”的中央，何時隆起了一個小小的土堆，不知道小土堆何時變得越來越大了，也不記得那小小的土堆上何時就長滿了蘆葦。

在我的印象中，故鄉的春天就是從“三尖塘”的蘆葦開始的。

當第一場春雨柔柔地飄拂而來，蘆葦們便迫不及待地拱出芽兒來。那嫩綠綠的葦芽上略帶着姜紅色，宛若懷春少女羞紅着的臉龐。一夜之間，那些葦芽就竄得比孩子們還高。伴隨蘆葦們節節拔高，時而會有鳥兒歡唱着從葦叢中飛起，

又到一年考試季，小考、中考、高考，辦公室里全都是此類話題。那些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父母親有人歡喜有人憂。誰家寶貝要是上個重點初中、重點高中、重點大學的，連親戚都一併炫耀光榮。這些優秀的孩子們一路踏著重點的節拍，越升越高，也越走越遠。

朋友的孩子學習優異，是塊值得雕琢的料子，這原本引以為傲的事情卻成了她和老公吵架的主要由頭。她老公一直主張孩子到省會重點初中上學，可朋友就是堅持不同意。我實在不明白她的初衷，哪個媽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到更好的學校求學，到更好的環境發展啊！

朋友面對我的質問，一臉惆悵，她說，“如果她初中就離開我到外地修學，那麼我與她這麼親密在一起的時間將就此打住了。”聽她一番話，我不禁唏噓。初中、高中、大學，甚至就業，孩子會越來越選擇大舞臺施展自己的才華，哪里還有時間黏在媽媽身邊呢！

前幾天，有位阿姨來為兒子打證明，我詢問緣由。她忍不住坐下來，慨嘆萬千。聽她一番解釋，才明白是她的兒子要移民到日本。這個重點大學熱門專業畢業的高材生要在日本發展事業，

在春風的吹拂下，葦浪搖曳，心便跟着綠波起伏，“三尖塘”漾起了春意。

端午節前後，正是蘆葦瘋長的時節，這時的葦葉綠得泛着油光。一大早，村里的女人們便拿起鐮刀到“三尖塘”選葦葉，然後在池塘里涮洗乾淨後，拿回家包粽子。

這時的“三尖塘”便成了我們兒時的樂園。放了學，我和小夥伴們把書包往家里一扔，不約而同地跑到“三尖塘”里玩耍去了。從池塘邊一猛子扎下去，就游到了塘中的蘆葦叢里，不是鑽進去捉迷藏，就是抽出葦芯做葦笛，做成的葦笛吹起來聲音很脆，也很好聽……我們並不知道拔出葦芯後蘆葦就會死去。如果讓村子里的大人看到，就免不了要挨上一頓臭罵。

夏末秋初，蘆葦開始抽穗放花。蘆花初開的時候像個少女，羞答答地低着頭，盡顯出萬般嬌羞。待一段時間過後，便張揚了起來，像一群年青的士兵，一個個揚起脖子，顯擺着自己的成熟。

說心里話，我一直不喜歡蘆花。不信你瞧瞧看，在抽穗放花時，一株株的蘆葦灰頭土臉，到了成熟的季節，又變得花白花白，像鐵蛋的少白頭，一點都不好看……就是這不起眼的蘆花，卻溫暖着我兒時的村莊。

記憶里，那個年代的日子過得很苦，村子里很少有人家能買得起鞋子穿，都是女人們就着油

燈衲底綃鞋。一雙鞋做出來，就算是手腳麻利的，也得做上個十天半月的。攤上誰家孩子多、穿鞋又貴，做的鞋就會供不上穿。於是，村子里手巧的男人便開始用蘆花扎鞋，人們把這種鞋叫做“麻窩子”。用蘆花扎出來的“麻窩子”，穿在腳上可以踏雪、踩水，腳不會挨凍。鄰居光華叔就是扎“麻窩子”的一把好手，秋閑時就有人拿着蘆花請他給孩子扎“麻窩子”。光華叔都是有求必應，從不拒絕。我小時候就穿過他扎的“麻窩子”，可暖和了。

從真正意義上說，蘆葦的價值還在于它的自身。成熟的蘆葦割下來可以供村子里的人們修繕屋脊，也可以用來編織葦席。經過一番泡、剖、順、軋等工序，便可以用那柔軟的葦蔑子編席了，織出來的葦席拿到集上去賣，一張單人的葦席能賣上一兩塊錢，一季下來，能掙不少錢呢！

如今，村子搬遷了，“三尖塘”也不見了踪影……一座年產 500 萬噸的大型煤礦，在村子的舊址上建成投產了。

我離開老家 30 多年了，但我時常還是會想起那老屋，想起老屋旁的“三尖塘”，想起“三尖塘”里的蘆葦，還有光華叔扎的“麻窩子”。

[作者簡介]梁紅星：筆名涼秋野。1964 年生於安徽阜陽。1983 年 10 月加入武警天津總隊，軍旅生涯二十有一載，2004 年轉業，定居天津。



決定不回國了，甚至今天要徹底加入日本籍。我問阿姨，“那麼遠，捨得嗎？”阿姨有些激動，“沒辦法啊，我和他鬧過好幾次，不同意走。可是孩子畢竟要有自己的事業，在那邊發展的確實不錯！”“那你也要一起去吧？”她堅決搖頭，“再好，我也不去。我在那裡耽擱了兩個月，簡直就是煎熬，沒法溝通啊！”想想她和兒子隔海相望的思念，一樣的煎熬。

去年在北京住院，同屋的老阿姨常規復查，病情不重，因而閑暇時總是拿著一個小復讀機喃喃咕咕地背英語單詞。我從未見過如此好學的阿姨。問過才知，阿姨有三個孩子，個個優秀出色，結果三個孩子分別出國發展，皆不在身邊。更郁闷的是，三個孩子居然分別留在阿聯酋、智利、瑞典三個國家，還是三個大洲。阿姨說，“自己是哪里都不想去，可身體一天不如一天，孩子們都催著過去。這不，為了適應，臨了還得學習英語！”

看新聞里採訪一對找養老院的老夫婦，他們的孩子也出國了，因為不想離開家鄉，所以選擇了養老院養老。可是哪家養老院都不合心，說起來的時候一臉傷感。

我媽媽居住的小區里有好多候鳥老人，他們的孩子大多數在一些大城市定居，於是他們常常在兩座城市之間穿越，一邊是牽掛的孩子，一邊是無法割捨的故土情懷。

我的同事們還在討論怎麼為孩子的大好前程鋪墊準備，女兒剛出國的劉姐卻說，“知道我現在怎麼想嗎？我多想女兒就留在這裡，而且最好就嫁到這個小區，然後生個小寶貝，由我看著，兩家串個門都方便。”



王亮庭 短詩二首

太陽花

太陽花正大張旗鼓地開放。它的絢麗讓我忽略了它腳下的土地，破損的鐵鍋獨闢蹊徑，煥發青春這是母親的杰作。母親經常這樣變廢為寶，用她的勤勞樓梯記得母親來來回回的次數記得動蕩中遺落的水滴我喜歡這小小的繁榮因它我的視野不再是四角的天空屋檐下的仰望別有趣味我看到了我也是其中的寶貝

荷韵

涼風吹皺一河夏水
沿着波浪的琴絃，滑入
季節的腹地。原始的村落
被綠色重重覆蓋
高高低低的圓傘是
水上的樹冠。淤泥里的
民族心路坎坷，終于
生長出陽光的骨骼
是陽光口吐蓮花
蜻蜓嗅到了歲月的芬芳
一條水蛇情不自禁地游出洞穴
撫摸森林處子的肌膚

作者簡介：王亮庭，80 後，江蘇興化人，在《綠風詩刊》《中國詩歌》《散文詩》《天津文學》《江門文藝》《椰城》《香稻詩報》《星河詩刊》《人民代表報》等發表過作品。

世界杯之：

綠首逐夢 (外一首)

作者：胡巨勇

用火的熱情
點燃青春放牧的笑容
用風的腳步
追逐汗水澆灌的夢
請相信，綠茵場上碰撞的激情
是六月最狂歡的盛宴
與時間賽跑 信念在
邁過腥風血雨的磨礪
就能擁抱未來
與心跳合拍 肩並肩
經過苦辣酸甜的洗禮
就能書寫輝煌
別在意，出線和回家
僅在一線之間
一場足尖上的遊戲一場精彩的夢
秀出真我風采
你就是舞臺上的主角

午夜裏的相約

當足球的魅力遇上桑巴舞的激情
在午夜，與一場球賽相約
睡眠淪陷成為眼睛里的光芒
捕獲着破網的球
妖鋒破門。魚躍冲頂。
有時候，奇迹的誕生
也是亂世出英雄之時
沒有硝煙，沒有刀光劍影
綠茵場上的殺伐之氣
出自足尖上的舞蹈
在六月，心跳
與巴西的脈搏同步
吼聲卻在中國撕破季節
而開瓶的啤酒
更是為漏拍的心情乾杯

作者簡介：胡巨勇，男，生於 1975 年 9 月，湖北黃梅人，筆名：古月秋心、心菩提，鍾情於文學十多年。詩觀：詩，是生活感悟的流露；是心靈放牧的傾訴。

憂慮 (小說)

安徽省固鎮縣谷陽高級中學 隆琴華

他睡得正香，手機響了，原來是妻子的電話。那年企業一倒閉，他就置身一人到南方。深更半夜妻子打來電話能有什么事？他迫不及待的問。妻子就說：“睡不着。”

以前他剛離開家時，妻子想他也睡不着，如今都過去十幾年了，妻子應該習慣了吧？妻子接着說：“北京小產權的房子已經開拆了。”這事幾天前網上就有了。他對妻子說：“我們那兒又不是大城市，怕什麼？”他出去打工的那年，家里的房價還不是太高，可是對於下崗的他來說，房價再便宜他們也是買不起，因為那個時候他沒有一點積蓄，住的還是職工宿舍。待他靠打工掙來一些錢了，大城市的房價攀升，就連他的那個小縣城的房價也是一天一個樣，噌噌往上漲。他把打工掙來的錢拿出來，最多夠首付。

那次他從南方回到家，有個親戚告訴他：“小產權的房子，你要嗎？”人有三六九等，還沒聽說房子還有分類的。那親戚告訴他小產權的房子就是沒有房產證，可是很便宜，售價是有房產證的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親戚說：“你年齡一天天大了，孩子也到了要成家的年齡了，沒房子怎麼行啊？”工廠倒閉了，那職工宿舍不久也被拆除了，他只有租房住。聽說小產權房子便宜，他就迫不及待問親戚：“二十萬能買三室一廳嗎？”那時他已經積攢了二十萬塊錢。親戚說：“差不多。”那小產權房在開發區，開發區在城區外圍。那兒企業比較多，像紡織啦，化纖啦，冶金啦什麼的都有。據說那些小產權房子就是一些企業主蓋的。他看好一套，包括十平米的倉庫才十九萬三千塊錢。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功夫。在高房價的今天，這樣的好事到哪找？他當場拿出十九萬三千塊錢辦理了購房手續。

一開始也有一些人替他擔心，比如沒有房產證，孩子不能就近上學；沒有房產證，將來房子不好賣給別人等等。那時他的孩子都上大學了，不愁就近上學的問題。再說了，房子就是他的，他壓根兒就沒想到以後要去把房子賣掉。

其實，沒有房產證的房子也很多，比如他有個小學同學住的房子曾經是政府的房子。小學同學交點錢給政府那房子就是他的了。還有個大學同學住的房子是局里當初蓋的，後來改制了，那個大學同學交點錢，那房子也成他的了。沒有房產證他們不都一直住着嗎？

他安慰妻子：“沒事的。”妻子還是憂心忡忡，說：“北京的小產權房子都開拆了，我們小地方的房子能保住嗎？”他說：“山高皇帝遠。”他所在的縣城地市低廉，從前十年九湧，是個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如今好一些了，可還是比較閉塞落後。這時妻子好像有些放心了，就對他說：“我去忙了啊！”深更半夜忙什么呢？他下崗了，妻子呢？比他下崗還早。下了崗的妻子一直沒有一個固定職業，最後只好在步行街頭擺攤，賣點小玩意兒。有時遇到城管了，跟老鼠見貓似的趕緊東躲西藏。他所在南方的那家企業還有星期天。妻子呢？風里來雨里去，從來沒有歇息過。有時不出攤了，一定是身子不行了。不到四十的人，就經常這兒不舒服，那兒不舒服。不是腰間盤突出，就是靜脈曲張；不是頭暈要摔倒，就是胃痛難忍。有時擺攤掙點錢還不夠吃藥打針的。他知道妻子為了攢錢買房很辛苦，就說：“累了，你不能歇息一天啊！”妻子就說：“沒事，忙慣了。”

後來，有個同事也知道他買了小產

權的房子，就說：“小產權房不受法律保

護。”同事就說，小產權房子一旦遭到強

拆，有理都沒處說去。小產權房，想說愛

你不容易。這個時候的他，也像妻子那樣

開始忐忑不安了。

新居澳洲情意錄

供稿：澳洲墨爾本 馮寶榮

談談樹熊、澳洲本土狗、袋鼠

我們來自香港的新移民大多數都參加澳洲墨爾本的成人移民英語課程 (AMES, LLNP, EAL/ACCESS)，努力提高英語水平。期間學校安排遊覽活動，一天老師帶領我們遊覽澳洲墨爾本市郊的野生動物園。

在動物園，我們隔着圍籠觀賞了許多野生動物，其中，樹熊 (Koalas)、澳洲本土狗 (Dingoes)、袋鼠 (Kangaroos) 尤其令我感觸。

瞧瞧這邊圍籠的桉樹上，許多遊客很想看看樹熊的尊容，可惜牠們在大白天也抱頭酣睡呼呼，遊客們雖然拍掌呼喚，照相機頻頻閃光，可惜牠們仍然蒙頭大睡，我們滿腹牢騷，樹熊啊，樹熊，真是太懶惰了，我們始終看不到牠們的庐山真面目。

我想，樹熊應該向澳洲本土狗 (Dingoes) 學習，看看豺狼是多麼活躍啊，吠聲跳躍，打打叫叫，爭相競技，我以為任何動物都應該積極活躍；否則，牠們怎麼能夠在適者生存的環境中競爭生活呢？對此，樹熊真是應該重溫進化論導師——達爾文的教導。

聽聽那邊廂，許多遊客對於袋鼠的育兒袋議論紛紛，我說，袋鼠媽媽是天生具有房地產經濟的頭腦，因而牠們與生俱來擁有了房產，方便生兒育女，無需憂心忡忡買地建屋，何愁地產價格的升跌呢。

勇敢的澳洲雀鳥

我們來自香港的新移民經常喜歡談論澳洲的雀鳥真勇敢，因為牠們不怕人類，自得其樂地覓食、對唱和飛翔。

如果牠們身處其他地方

